

職方典第四百六卷

彰德府部藝文一

登臺賦

魏紀銅雀臺新成曹操將諸子登臺使各爲賦植援筆立就操大異之

從明后之嬉遊聊登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寶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望圓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工恆其既立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寧波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等年壽於東王

節遊賦

前人

覽宮宇之顯麗寶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迴眺緣雲霓而終疏仰西嶽之崧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渺渺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之所處於是仲春之月百草叢生萋萋藹翠葉朱華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

時鳥謳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驛韶命友生攜同儒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鷺庶翱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浮沉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逑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晝迅怨曜靈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游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韓陵山寺碑記

北齊溫子昇

昔晉文尊周續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召陵並道冠諸侯勳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革交合之處寂寞消沉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名遭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紀功有道存焉可不尚歟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災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殞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歛杼柚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唯幾成務標格千仞崕崙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脣懷擁元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囂上聞於天旌旗纘紛下盤於地壯士凜以爭先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

車錯轂於此地礪轔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碨碨磕磕如激水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柏舉新兵之退自昆陽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化息心是歸淨行攸處神異畢臻仙靈總萃鳴玉鑾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歡飛龍宛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炭大地淪於積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晝錦堂記

宋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旌旄導前而士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汙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

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爲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畫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爲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爲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爲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醉白堂記

蘇軾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美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旣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美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美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夫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饑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

而行乎利害之途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
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昔而求之公較其所得厚薄淺深孰
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社稷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
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
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友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
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妓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
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
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
與造化者遊非獨自比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己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
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
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
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古今圖書集成

韓琦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微婉廣引譬喻冀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爲主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而上以諫官缺擢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諍之難蓋知體得宜爲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知而任之之意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掖垣實前日爲誠之力也其所有存藁欲斂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衰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

中下三卷命曰諫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納諫甚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忠教之有跡云

自菴記

明崔鉞

兒滂出麥百斛買周氏園爲渠豐佚老之所園去西城一里許有木百章有花十餘品有屋十五楹有臺負榭豐當風日晴和乘車入園灌花修竹翛然絕世外之慮堂東小室三楹四圍短壁兒汲復貢之庭中鑿池種蓮池外種竹室中貯四書五經各一帙皆原文不雜故訓豐聞則玩而樂焉名庵曰自於戲古之君子積行而天不達之守道而人不見之是達屬乎遇出乎命者也是道屬乎才原於性者也夫鶴鳴陰而聲聞野劍潛土而氣干霄故君子盡心以全性運性以立命彼錯然者吾奚預焉是故實德不耀如蘭幽芳履素之人其悠松茂弟子張承聞斯言負牆而立曰不怨天不尤人夫子其希孔氏者歟

岳精忠錄序

商輅

宋中興良將鄂國岳武穆王以銳志恢復中原爲權奸所忌死獄後世寃之錢塘舊有廟祀實王葬

地而相之湯陰王故鄉廟祀闕焉正統己巳秋今僉都御史徐有貞以翰林侍講假節出鎮湯陰間以立廟意諷其士庶時學諭袁純欣然請倡爲之越明年廟成勅賜額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爲例純復慮無以昭遠乃輯廟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爲詩文類次成編題曰精忠錄暨入朝爲監察御史持以示輶因請序輶過錢塘嘗拜王祠墓及觀所爲褒忠錄知王之忠義至我朝始益顯白至於廟祀載嚴粉榆有光而精忠之錄又繼褒忠錄以傳則王之忠義真可與日月爭光雖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縉紳之徒擔人之爵而食人之祿者哉其爲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義具載史傳及廟碑茲不復述

曹子建集序

李夢陽

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表未嘗不泣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憒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族以敘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襲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趁時改行效重本睦族之計而顧凋剪枝幹委

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嘆流涕轉徙悲歌不能自己嗟乎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飭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劇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其豆之吟吁嗟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爲魏也矣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嘆息以爲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者丕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發疾以死悲夫而或以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爲扶蘇札也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予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夫若植者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三臺賦

許有壬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途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呻嘆輟趨膏秣事登涉壘
清露之芳醞從白眉之佳客乃度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跡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
子亦見夫三臺巒辟者乎冰井峙北金鳳距南銅雀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慚欲祐我御

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有途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悲感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況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曹嵩已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啖葛如飴誼叔以疾拒客以泥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河之見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興義以蠹國致羣材之景隨爾乃劫遷乘輿地辱天卑彝倫攸斁大厦以隳及乎袁尚既敗審配亦摧黃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鄆領冀州之牧中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竇幾杵成茲窟鬼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聳戴雙闕鳳飛連雲複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于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顧應劉王徐唱酬諏咨登高能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撫中弱之季豹顧婉變之蛾眉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之漣涌痛富貴之長違遽盡露其情狀彼一牀之八尺容幾許之總帷要脯糒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造履組舉瑣瑣於屬續其橫槊賦詩之雄發壁弒后之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算代不蓋默定於主鬯鎖諸妓於幽閨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妬怨而自愴霜鴈

訴秋露花泣春墓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聞不聞事往迹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蘖萬年之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瞪乎其側而恥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爲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重困乎吾民幸疊障之不鑑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效小兒之聾惑甲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智中之塊磊且以酙漢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爲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贖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惟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望三臺渺蒼茫乎醉眼

請大發兵將勦寇疏

張鏡心

謹題爲流寇之披猖已極中原之決裂可憂直述聞見情形仰祈聖明大發兵將急救咽喉以安重地事臣惟天下事必合算定而後可與圖功必密機明而後可與應變若急左則緩右實後則虛前本欲省費而卒至大費競言殺賊而卒至縱賊有識之士所以扼腕而嗟也自寇之起於秦延於晉以晉中守不定致秦中勦不成迄今秦若差安而寇原未滅晉亦皇上土宇也其何分於彼此哉而

今又移而之豫矣迺皇上赫赫明綸樞部鯤鯢熟計何嘗不曰追勦曰夾擊者而不知豫兵之原不任戰也豫之風氣視晉更弱無事之兵左旋右抽有事之兵鳥驚魚散夫晉兵不能任敵而必借於秦將之如雨如雲豈豫兵反能殺賊而且憑夫昌平之一弁一旅哉譬驅虎者十人執戈而尾其後一夫持梃而格其前不問而知其前之蹶也所以豫州通省之兵止得七千自流寇去年犯覃懷失兵數百失將數員矣正月犯武安失兵數百失將數員矣破城屠野慘不忍言猶幸其旋入旋出也三月初旬犯濟懷失兵則千餘失將又數員矣賊且長驅於河修輝林安磁之間而不去矣猶幸左良玉一捷少遏其鋒也迨三月二十日賊再犯武安三犯清化同時殺陶希謙越効忠兩遊擊矣潰亡兵又二千餘矣左良玉隻身覃懷不但孤注之危且屬強弩之末不能鞭風駕霆照顧於七百里之間矣而臣鄉七千之兵已約略喪盡卽欲求半旅以救武安而不可得也則臣鄉之危乃真一髮千鈞而朝不保夕者也况河南關係大異秦晉秦晉偏於西有險可恃河南居其中平原四達且曹濮厝火之憂近在咫尺亢村揭竿之變禍起腹心太康等縣饑民之嘯聚實繁有徒南陽等地礦賊之蔓延投隙而動若使流寇一合四面響應咽喉阻塞漕運不通此時朝廷縱留全省之餉罄邊塞

之兵何濟於事故爲今之計必須勁兵如左良玉者共得四枝分布四路爲畫界之守張犄角之聲
四路者何懷濟宿勦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守道監之輝林宿勦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兵備道監
之武涉宿勦兵三千而以左良玉統之巡道監之靈陝近河處所宿勦兵三千而以名將統之巡南
道監之其豫兵之已敗者可缺而不可補也補之亦烏合而存之則實餉也其豫兵之僅存者可撤
而城守也象人之不可戰而坐飯之不可啖也取缺餉以待客兵撤弱兵而圖自固如是者四路屹
然如金城錯峙可以堅壁清野可以縱橫批擣豫不開走挺之門賊始處釜魚之勢不出數月寇可
盡靖庶一了百當而夾擊之功成無窮之禍斷矣或曰晉已罄秦兵萬餘豫又請邊兵一萬得無大
費不知晉豫之兵力少有低昂則低者爲壑繇豫而楚而齊賊亂無極則焦頭爛額之功又豈止於
二萬兵哉聞臣同鄉公疏同官常自裕專疏業已請鄧玘川兵並留餉十萬矣但玘兵六千盡是步
卒以之格賊馬戰恐非計之全也伏祈如臣鄉撫臣所請李卑兵千餘過豫與玘兵合再祈皇上留
臣鄉應解太僕馬千匹以給鄧玘庶幾有濟若餉則十萬之外加以臣鄉潰兵不補之餘其可足矣
抑臣又有慮焉李鄧二將之兵非旦夕可到臣郡武涉之危破在眉睫頃臣過真定時見地方寧謐

絕無震鄰之驚撫臣丁魁楚慨然有纓冠之誼爲唇齒之護伏祈皇上敕其一旅往援以俟大兵之
至此尤救急之著所萬不得已而仰爲呼籲者也至新撫臣元默入境之始適丁多事焦勞籌畫拮
据苦心若得皇上速給兵將使之調度展布應手收功地方之福也臣于役過里身在水火之中目
擊塗炭之危大聲之呼急不擇語仰惟聖明鑒允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代河北災民祈免疏

前人

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縣衛輝府淇縣災民趙鑑等謹奏爲災黎苦中之苦懇乞聖明仁外之仁亟
賜蠲免以存子遺事臣等河北地方自一二三四等年累歲奇荒非旱卽蝗山焦水竭草死木枯
面鳩形鵠食與禽獸等倫理相殘瘡痏大作死徙靡依盜賊蜂起盤踞臣磁武馬鞍山等寨及淇縣
附近百泉山等寨搶掠焚毀瀰天漫地如屠如埽幸荷聖明遣保督楊文岳鎮臣虎大威大兵撲滅
於十四年之春誅殺無算原野爲空寇黨雖鋤人煙亦絕目今臣等三州縣有地無人有田無耕卽
去冬今正略有雪澤究竟亦荒榛茂莽錢糧出自何地敲比加於何人止靠城中鄉紳素封之家替
賠一二臣等村市遺黎思想趨農布種望見官府催科之令誰敢出頭春作既空秋收何望哀哀下

情何繇上達且河北荒寇疫癟極災情形現今撫按檄下道府一察再察報疏覆咨達皇上御前不止一次豈是臣等有可奈何而敢煩瀆者乎臣等居近上畿傳聞聖慈垂念國本槩免十二年逋欠又免河南四府十三四年逋欠浩蕩洪恩如天地日月無不照臨豈獨遺臣等向隅之情若以中州八府論之河南誠苦若以河北三府論之淇磁武臨林爲苦再以五州縣論之天災賊禍磁武淇又爲最苦往來官員經繇耳聞目擊千真萬眞嗟嗟一州縣錢糧在河北三府不當百分之一三州縣災患在河北三府實有萬分之甚懇祈皇上大開惻隱俯念河北苦中之苦萬不能支特勅該部察三州縣災寇極重情形照撫按屢次核確疏咨將十三四年一切起存錢糧關津米豆除大小鄉紳照舊全完外凡係窮民拖欠槩免以救水火以存餘息庶臣等猶及見天日爲盛世再生之民一字一血冒死叩闈伏祈天鑒矜察施行

重建湯陰縣儒學記

吳寬

古之民有四曰士曰農曰工曰商而已四民各有其業其所聚亦各有其處農聚於野工聚於肆商聚於市而士則聚於學夫簡一郡一邑之俊秀而教之一堂之上所習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之法所講者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禮所誦者易詩書春秋禮樂之文非若農工商賈之爲業比也是故學校興然後道德明道德明然後風俗成風俗成然後禮樂可作禮樂可作而天下治矣皇明有天下百餘年文教大行士類益盛自國都以達於郡邑莫不有學湯陰彰德之屬也邑令尚侯令邑之五年政既益善民安物阜邑有學創自國初其始規制陋甚久且傾圯凡師生之講習於是者非便焉時臨海陳公奉勅提督學校河南侯以其事白公曰是令之職也其亟圖之爰召匠氏計財用出公錢若干貫撤而建之若大成殿若戟門若明倫堂若東西齋若庖廚之類皆次第以成餘皆仍舊而加新之工始於成化四年九月畢於七年六月太學生尙宜故學之諸生也於是走京師致教諭龍君大川訓導路君聰張君鶴之言因予同年李君鑑請記其事公名璣字大用關中馮翊人

彰德府部藝文二—詩

鄉民歌

史記曰魏襄王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民作歌云云